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儀禮譯注

□李景林 邵汉明

王素玲 注译



责任编辑 李本达
封面设计 余力
封面题字 方启东



ISBN 7-80528-913-1



9 787805 289137 >

ISBN 7-80528-913-1

I·178 定价：22.00元

中国古代名著今译丛书

儀禮譯注

□ 李景林 邵汉明

王素玲 注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Yili Yizhu

仪礼译注

李景林 王素玲 邵汉明 注译

责任编辑:李本达

封面设计:余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875印张 5插页 35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号)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印数:1-8000册

定价:22.0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 7-80528-913-1/I·178

前 言

《周礼》、《仪礼》、《礼记》，合称三礼。《周礼》又称《周官》，讲官制和政治制度。《仪礼》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礼记》则是一部秦汉以前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这里，仅就有关《仪礼》一书的一些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仪礼》的篇数与作者

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共十七篇，目次如下：

- 士冠礼第一
- 士昏礼第二
- 士相见礼第三
- 乡饮酒礼第四
- 乡射礼第五
- 燕礼第六
- 大射礼第七
- 聘礼第八
- 公食大夫礼第九
- 覲礼第十
- 丧服第十一
- 士丧礼第十二

既夕礼第十三

士虞礼第十四

特性馈食礼第十五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有司彻第十七

这个次序，为汉刘向《别录》所列。据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在孔壁中发现《古礼》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与汉初经生所传十七篇《仪礼》相同，但多出三十九篇。此三十九篇礼文久佚，学者称之为《逸礼》。由此便产生一个问题：十七篇《仪礼》是不是一个残本。一种观点据此认为，十七篇《仪礼》是一部残缺不完之书。另一种观点正与此相反，认为十七篇《仪礼》并非一不完全的残本，而是一部完备的著作。清人邵懿辰《礼经通论》对此有很详细的论证。《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观今本《仪礼》十七篇，《昏义》所说作为“礼之大体”的上述八项内容，皆完整无缺。另外，《礼记》中有很多篇是直接解释《仪礼》的。《礼记》有《冠义》释《士冠礼》；有《昏义》释《士昏礼》；有《问丧》释《士丧礼》；有《祭义》、《祭统》释《郊特性》、《少牢馈食礼》、《有司彻》；有《乡饮酒义》释《乡饮酒礼》；有《射义》释《乡射礼》、《大射礼》；有《燕义》释《燕礼》；有《聘义》释《聘礼》；有《朝事》（《大戴礼记》）释《觐礼》；有《丧服四制》释《丧服》，都不出《仪礼》十七篇之外。由此可见，今本《仪礼》，应该说是一部体系和内容完备的著作。邵懿辰认为，“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古来之礼，不止此十七篇，亦不止《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六篇。至孔子时，礼文废阙，冠、昏、丧、祭、射、乡、朝、聘这八方面，统括礼之大体，故孔子手定此十七篇以为教本。所谓《逸礼》，即令非伪，亦不过是“孔子定十七篇时删弃

之余”，“大抵秃屑丛残，无关理要。”这便涉及到《仪礼》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关于《仪礼》的作者问题，传统有三种说法，一说周公作，一说孔子作，一说周公作孔子删定。清人又有疑《仪礼》为伪书者。清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认为《仪礼》是“真书杂以伪者”（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54页）。顾栋高作《左氏引经不及周官仪礼论》，则直疑《仪礼》为汉儒所缀辑。

伪书说不能成立。汉代《仪礼》的传授，自汉初高堂生以下五家（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不绝如缕，条理清楚。先秦典籍，如《左传》、《论》、《孟》，对《仪礼》所记礼仪节次，多所称引，都可为证。此点清人胡培翬《仪礼非后人伪撰辨》论之甚详。周公作《仪礼》之说亦不可据信。盖礼仪乃因俗立制，有一个长期形成的过程。《大戴礼记·礼三本》所谓“凡礼，始于脱，成于文，终于隆”，讲的正是这个道理。邵懿辰《礼经通论》说：“礼本非一时一世而成，积久复习，渐次修整，而后臻于大备。”这种看法是对的。但若依此说，《仪礼》作为周礼，便不能遽尔完成于周初的周公。梁启超说：“《仪礼》……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260页）此说当近乎历史实际。

关于孔子与《仪礼》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说：“书传、礼记自孔氏。”此处“礼记”，即指《仪礼》。《史记·儒林列传》说：“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按史公说法，孔子对《仪礼》，是“修起”，而不是“作”。“修起”，就是整理修复，免于渐灭。孔子生当春秋“礼坏乐崩”之世，对三代之礼，特别是周礼，上下搜讨，力求其重建，此点史有明文，不必赘赘。《礼记·杂记下》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

《檀弓》篇亦记载此事。这是孔子“修起”《仪礼》的确证。《礼记·礼运》记孔子答弟子子游问礼语云：“夫礼，必本于天，殁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夫礼……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邵懿辰认为射御之“御”为“乡”字之讹。孔子关于礼之所论列，正是《仪礼》十七篇的基本内容。

由此可以说，《仪礼》一书的内容，非一时一世而作，大致形成于西周末春秋初，孔子编定为十七篇，使周代礼仪之大体，得以保存流传下来。

《仪礼》的主要内容

上述冠、婚、丧、祭、乡、射、朝、聘八项，概括了《仪礼》十七篇的主要内容。邵懿辰《礼经通论》对于此八类礼的意义作了一个概要的说明：“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下边，简要介绍一下《仪礼》十七篇的内容。

《仪礼》第一、二、三篇言冠、婚。《士冠礼》述加冠时的陈设、仪式和致辞。男子二十岁进入成年，冠礼是为之加冠命字的成年礼。《士昏礼》记述士娶妻成婚的礼节仪式。婚礼共有六项内容，也叫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士相见礼》是古代士初次相见之礼。古人重初相见之礼。初相见必有人为之作介绍，称作“介”；必携带往见的礼物，称作“挚”。仪节有士相见及见大夫、大夫相见、臣见君及燕于君等。

《仪礼》中有七篇言丧祭。其中言丧礼者四篇：《丧服》、《士丧礼》、《既夕礼》、《士虞礼》。言祭礼者三篇：《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丧服》记居丧衣服、年月、亲

疏、隆杀之礼。它用居丧衣服的精粗和服丧年月的长短表现了服丧者与死者之间的亲疏尊卑等关系。此篇是丧礼中最重要的一篇。《士丧礼》记述士丧父母，从死到殡的礼节仪式。《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既夕指下葬前二日。此篇记述下葬前二日至下葬的礼节。《士虞礼》，虞者安也。此篇是既葬以后的安魂礼。《特牲馈食礼》，记诸侯之士岁时祭祖祫之礼。《少牢馈食礼》是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祫于庙之礼。《有司彻》述上二祭毕俟尸于堂之礼。

《仪礼》有四篇言乡射之礼。《乡饮酒礼》记述乡人以时聚会宴饮的礼仪。乡饮酒约分四类：一、三年大比，诸侯之乡大夫向其君献贤能之士，将行，待以宾礼，与之一会饮于乡学。二、乡大夫以宾礼宴饮国中贤者。三、州长于春、秋会民习射，射前饮酒。四、党正于季冬蜡祭饮酒。乡饮酒之意义在于“尊贤养老”。《乡射礼》是州长于春秋二季在州学会民习射之礼。《大射礼》是诸侯与群臣习射之礼。《燕礼》是诸侯之射前所举行的宴饮之礼。凡诸侯之射，必先行燕礼；乡射，必先行乡饮酒礼。故列《乡饮酒礼》于《乡射礼》之前，列《燕礼》于《大射礼》之前。这四篇，以行礼之地与人而言，《乡饮酒礼》与《乡射礼》属乡礼，《燕礼》与《大射礼》属邦国之礼。就礼之性质而言，则《乡射礼》与《大射礼》属射礼，《乡饮酒礼》与《燕礼》则属燕饮之礼。

《仪礼》有三篇言朝聘之礼。《聘礼》是诸侯国的邦交之礼。属朝礼者二篇。《公食大夫礼》是诸侯飧大夫之礼。《覲礼》是诸侯朝见天子之礼。

从结构上讲，《仪礼》的内容又可分为经、传、记三部分。《仪礼》十七篇，除《士相见礼》、《大射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四篇外，其余十三篇篇末都有《记》。《传》则只《丧服》一篇有。《丧服》不仅经有传，记亦有传。《丧服传》相传

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亦有人疑非孔子弟子子夏而是汉人韩婴（字子夏）所作。

《仪礼》的流传与注本

《仪礼》，汉代称《礼》，又称《士礼》，无《仪礼》之名。晋元帝时荀崧请置郑《仪礼》博士，但《仪礼》的书名尚未普遍使用。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九经》，以《周礼》、《礼记》与《仪礼》并列为三礼，乃正式标以《仪礼》之名。

西汉经师只以《仪礼》为礼经，所言《礼》、《士礼》，皆指《仪礼》。东汉郑玄为三礼作注，始以《周礼》为“经礼”，而以《仪礼》为“曲礼”。以后经师沿习此说，讲三礼遂以《周礼》为主。今《十三经注疏》本，即以《周礼》冠三礼之首。其实，《周礼》本名《周官》，讲的是官制，与孔子用以教人的六经无关。《礼记》为七十子后学所记，亦非礼经。孔子六经中的《礼》，就是《仪礼》。关于《仪礼》与《礼记》的关系，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经，以《礼记》为传，其说可从。《礼记》有很多篇都是为《仪礼》作传的。此点已详上文。当然，《礼记》之传《仪礼》，是宏观的、义理的解释，而不是作章句。

西汉传《仪礼》者十三家，其名世者有：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戴德、戴圣）和庆普。二戴、庆普之学皆传自后苍。汉立十四博士，宣帝时立大小戴、庆氏礼。

西汉传《仪礼》，只有师授而无注释。东汉马融仅注《丧服》。第一个为《仪礼》十七篇作注的是东汉郑玄，郑玄之后，有王肃注十七卷，唐初已佚。此后北齐黄庆，隋李孟哲曾为之作《疏》。唐贾公彦据郑注作《仪礼疏》，曾参考黄庆、李孟哲二家之《疏》。今《十三经注疏》本，《仪礼》即用郑注贾疏。南

宋朱熹作《仪礼经传通解》，未及完成，门人黄榦续之，黄榦去世，杨复最后完成。清儒关于《仪礼》的著作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有：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凌廷堪《礼经释例》、张惠言《仪礼图》、邵懿辰《礼经通论》、胡培塿《仪礼正义》等。

《仪礼》注本，以郑注为最古。无郑注，则《仪礼》古义，将湮没而无从索解。古来学者以《仪礼》为难读之书。清人对《仪礼》的研究，其功甚巨。皮锡瑞说：“读《仪礼》有三法：一曰分节，二曰释例，三曰绘图。得此之法，则不复苦其难。”（《经学通论三·三礼》）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分节简注，每节加以标题总括一节内容，条理分明。凌廷堪《礼经释例》，将十七篇归纳为二百余条凡例，提纲挈领，读之使人一目了然。张惠言《仪礼图》，先作宫室衣服之图，又各分篇分节制图，附以简短的文字说明，使读者对诸礼仪节能有一直观之了解。此外，邵氏《通论》概论大义，胡氏《正义》集诸注疏大成，极尽其详。有了清儒的这些著作，一部极难读的《仪礼》，便大体上可以读通了。

《仪礼》是一部记述我国古代礼仪制度和行为规范的著作。自来儒家讲礼，强调要“陈其数”而“知其义”。《仪礼》所讲，是“数”或形式。这些“数”所表现的制礼原则和内在的文化精神，则是其“义”或内容。儒家主张，礼是“称情而立文”（荀子语）。因而其精义在于通过礼数对人的自然情感的升华而使“民德归厚”。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礼“数”因时代之变化而有因有革，但其中却体现着一个一贯的原则和文化的精神。透过其“数”而理解其“义”，从而具体地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于精神，这正是我们今天要研读《仪礼》一书的意义所在。

目 录

前言	1
士冠礼第一	1
士昏礼第二	24
士相见礼第三	49
乡饮酒礼第四	59
乡射礼第五	80
燕礼第六	130
大射仪第七	152
聘礼第八	192
公食大夫礼第九	228
覲礼第十	242
丧服第十一	250
士丧礼第十二	289
既夕礼第十三	325
士虞礼第十四	354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375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405
有司彻第十七	428
后记	464

士冠礼第一

【题解】

古代贵族男子二十岁行加冠礼，并命字，表示已经成年，必须行成人之礼，明确君臣、父子等的社会责任。本篇详细记述了行冠礼的过程、陈设、仪式及行礼时所致辞。篇末的《记》，简要说明了三代（夏、商、周）冠礼的沿革、异同，论述了行冠礼的伦理道德意义以及所适用的范围。《士冠礼》不仅适用于“士”，而且也适用于包括天子、诸侯在内的一切贵族。本篇后《记》说：“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礼之有？公侯之有冠礼也，夏之未造也。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继世以立诸侯，象贤也。”一方面，行冠礼标志着一个贵族成员明确其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而步入社会的开始；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了父子相继的宗法伦理精神（《士冠礼·记》：“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因此，古来儒家很重视冠礼，认为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诸礼，皆始于冠礼。《礼记·冠义》说：“冠者，礼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在汉代，《仪礼》诸本次序虽不同，但都以《士冠礼》为首篇，就表现了这种观念。

士冠礼：筮于庙门⁽¹⁾。主人玄冠⁽²⁾，朝服⁽³⁾，缁带⁽⁴⁾，素鞶⁽⁵⁾，即位于门东⁽⁶⁾，西面⁽⁷⁾。有司如主人服⁽⁸⁾，即位于西方，东面，北上⁽⁹⁾。筮与席⁽¹⁰⁾，所卦者⁽¹¹⁾，具饌

于西塾⁽¹²⁾。布席于门中，阒西、阒外⁽¹³⁾，西面。筮人执策⁽¹⁴⁾，抽上鞶，兼执之⁽¹⁵⁾，进受命于主人⁽¹⁶⁾。宰自右少退赞命⁽¹⁷⁾。筮人许诺，右还⁽¹⁸⁾，即席坐⁽¹⁹⁾，西面。卦者在左⁽²⁰⁾。卒筮，书卦⁽²¹⁾，执以示主人。主人受视，反之⁽²²⁾。筮人还，东面，旅占卒，进告吉⁽²³⁾。若不吉，则筮远日⁽²⁴⁾，如初仪。彻筮席，宗人告事毕⁽²⁵⁾。

主人戒宾⁽²⁶⁾，宾礼辞⁽²⁷⁾，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²⁸⁾。前期三日⁽²⁹⁾，筮宾⁽³⁰⁾，如求日之仪。乃宿宾⁽³¹⁾。宾如主人服，出门左⁽³²⁾，西面再拜，主人东面答拜。乃宿宾，宾许。主人再拜，宾答拜。主人退，宾拜送。宿赞冠者一人⁽³³⁾，亦如之。

厥明夕，为期于庙门之外⁽³⁴⁾。主人立于门东，兄弟在其南，少退⁽³⁵⁾，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³⁶⁾，立于西方，东面，北上。揆者请期⁽³⁷⁾。宰告曰：“质明行事⁽³⁸⁾”。告兄弟及有司。告事毕。揆者告期于宾之家。

夙兴⁽³⁹⁾，设洗直于东荣⁽⁴⁰⁾，南北以堂深⁽⁴¹⁾，水在洗东。陈服于房中西墉下⁽⁴²⁾，东领北上⁽⁴³⁾。爵弁服：纁裳、纯衣、缙带、鞶鞶⁽⁴⁴⁾。皮弁服：素积、缙带、素鞶⁽⁴⁵⁾。玄端：玄裳、黄裳、杂裳可也，缙带、爵鞶⁽⁴⁶⁾。缙布冠缺项、青组纓属于缺、缙布广终幅长六尺⁽⁴⁷⁾、皮弁笄、爵弁笄、缙组纓纁边⁽⁴⁸⁾，同篚⁽⁴⁹⁾。栴实于簞⁽⁵⁰⁾，蒲筵二，在南⁽⁵¹⁾。侧尊一瓶醴⁽⁵²⁾，在服北⁽⁵³⁾。有篚实勺觶角榘⁽⁵⁴⁾，脯醢⁽⁵⁵⁾，南上。爵弁、皮弁、缙布冠各一匱⁽⁵⁶⁾，执以待于西坫南⁽⁵⁷⁾，南面东上，宾升则东面。

主人玄端、爵鞶，立于阼阶下⁽⁵⁸⁾，直东序西面⁽⁵⁹⁾。

兄弟毕袞玄⁽⁶⁰⁾，立于洗东，西面北上。摈者玄端，负东塾⁽⁶¹⁾。将冠者采衣、紒⁽⁶²⁾，在房中⁽⁶³⁾，南面。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⁶⁴⁾。

摈者告⁽⁶⁵⁾。主人迎出门左⁽⁶⁶⁾，西面再拜，宾答拜。主人揖赞者。与宾揖先入。每曲揖⁽⁶⁷⁾。至于庙门，揖入。三揖至于阶⁽⁶⁸⁾。三让⁽⁶⁹⁾，主人升立于序端⁽⁷⁰⁾，西面。宾西序，东面。赞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

主人之赞者筵于东序⁽⁷¹⁾，少北，西面。将冠者出房，南面。赞者奠緌、笄、栉于筵南端⁽⁷²⁾。宾揖将冠者。将冠者即筵坐。赞者坐，栉，设緌⁽⁷³⁾。宾降⁽⁷⁴⁾，主人降。宾辞⁽⁷⁵⁾，主人对。宾盥卒⁽⁷⁶⁾，壹揖，壹让，升。主人升，复初位。宾筵前坐，正緌⁽⁷⁷⁾。兴，降西阶一等⁽⁷⁸⁾，执冠者升一等，东面授宾。宾右手执项，左手执前，进容⁽⁷⁹⁾。乃祝⁽⁸⁰⁾，坐如初。乃冠，兴，复位。赞者卒⁽⁸¹⁾。冠者兴，宾揖之，适房，服玄端爵弁，出房，南面。宾揖之，即筵坐，栉，设笄⁽⁸²⁾，宾盥正緌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执项，左执前，进祝。加之如初。复位。赞者卒纁⁽⁸³⁾。兴，宾揖之，适房。服素积、素鞞，容，出房，南面。宾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鞞鞞。其他如加皮弁之仪。

彻皮弁、冠、栉、筵⁽⁸⁴⁾。入于房。筵于户西⁽⁸⁵⁾，南面。赞者洗于房中，侧酌醴⁽⁸⁶⁾，加柶，覆之，面叶⁽⁸⁷⁾。宾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宾受醴于户东，加柶，面枋⁽⁸⁸⁾，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宾东面答拜。荐脯醢⁽⁸⁹⁾。冠者即筵坐，左执觶，右祭脯醢⁽⁹⁰⁾。以柶祭醢

三⁽⁹¹⁾。兴。筵末坐，啐醴⁽⁹²⁾。建柶⁽⁹³⁾，兴。降筵，坐奠觶⁽⁹⁴⁾，拜。执觶兴。宾答拜。

冠者奠觶于荐东⁽⁹⁵⁾，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阶，适东壁⁽⁹⁶⁾，北面见于母。母拜受⁽⁹⁷⁾，子拜送。母又拜。

宾降⁽⁹⁸⁾，直西序，东面。主人降，复初位。冠者立于西阶东，南面。宾字之⁽⁹⁹⁾，冠者对⁽¹⁰⁰⁾。

宾出⁽¹⁰¹⁾，主人送于庙门外。请醴宾，宾礼辞，许。宾就次⁽¹⁰²⁾，冠者见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见赞者，西面拜，亦如之。入见姑姊⁽¹⁰³⁾，如见母。

乃易服⁽¹⁰⁴⁾，服玄冠、玄端、爵弁。奠挚见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¹⁰⁵⁾。

乃醴宾以壹献之礼⁽¹⁰⁶⁾。主人酬宾⁽¹⁰⁷⁾，束帛俪皮⁽¹⁰⁸⁾。赞者皆与⁽¹⁰⁹⁾，赞冠者为介⁽¹¹⁰⁾。宾出，主人送于外门外。再拜。归宾俎⁽¹¹¹⁾。

若不醴⁽¹¹²⁾，则醑用酒⁽¹¹³⁾。尊于房户之间⁽¹¹⁴⁾，两甌，有禁⁽¹¹⁵⁾，玄酒在西⁽¹¹⁶⁾。加勺南枋⁽¹¹⁷⁾。洗有筐，在西⁽¹¹⁸⁾。南顺⁽¹¹⁹⁾。始加，醑用脯醢。宾降取爵于筐⁽¹²⁰⁾。辞降如初。卒洗，升酌。冠者拜受，宾答拜如初。冠者升筵坐，左执爵，右祭脯醢，祭酒。兴，筵末坐啐酒。降筵拜，宾答拜。冠者奠爵于荐东，立于筵西。彻荐爵，筵尊不彻⁽¹²¹⁾。加皮弁，如初仪。再醑，摄酒⁽¹²²⁾。其他皆如初。加爵弁，如初仪。三醑，有干肉折俎⁽¹²³⁾，哂之⁽¹²⁴⁾，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见于母。若杀⁽¹²⁵⁾，则特豚⁽¹²⁶⁾，载合升⁽¹²⁷⁾。离肺实于鼎⁽¹²⁸⁾，设扃鼎⁽¹²⁹⁾。始醑，如初。再醑，两豆、葵菹、羸醢、两笱、栗脯⁽¹³⁰⁾。三醑，摄酒如再醑，

加俎，哝之，皆如初，哝肺。卒醑，取笱脯以降，如初。

若孤子，则父兄戒宿⁽¹³¹⁾。冠之日，主人纷而迎宾⁽¹³²⁾。拜、揖、让，立于序端，皆如冠主⁽¹³³⁾，礼于阼。凡拜，北面于阼阶上。宾亦北面于西阶上答拜。若杀，则举鼎陈于门外⁽¹³⁴⁾，直东塾⁽¹³⁵⁾，北面。若庶子⁽¹³⁶⁾，则冠于房外，南面，遂醑焉。冠者母不在⁽¹³⁷⁾，则使人受脯于西阶下。

戒宾曰⁽¹³⁸⁾：“某有子某，将加布于其首⁽¹³⁹⁾。愿吾子之教之也⁽¹⁴⁰⁾。”宾对曰：“某不敏⁽¹⁴¹⁾，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¹⁴²⁾，敢辞。”主人曰：“某犹愿吾子之终教之也。”宾对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从！”宿曰：“某将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将莅之⁽¹⁴³⁾，敢宿。”宾对曰，“某敢不夙兴！”始加，祝曰：“令月吉日⁽¹⁴⁴⁾，始加元服⁽¹⁴⁵⁾。弃尔幼志⁽¹⁴⁶⁾，顺尔成德，寿考惟祺⁽¹⁴⁷⁾，介尔景福⁽¹⁴⁸⁾。”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尔服⁽¹⁴⁹⁾。敬尔威仪，淑慎尔德⁽¹⁵⁰⁾，眉寿万年⁽¹⁵¹⁾，永受胡福⁽¹⁵²⁾。”三加曰：“以岁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尔服⁽¹⁵³⁾。兄弟具在，以成厥德⁽¹⁵⁴⁾。黄耆无疆⁽¹⁵⁵⁾，受天之庆。”醴辞曰：“甘醴惟厚，嘉荐令芳⁽¹⁵⁶⁾。拜受祭之，以定尔祥。承天之休⁽¹⁵⁷⁾，寿考不忘。”醑辞曰：“旨酒既清⁽¹⁵⁸⁾，嘉荐亶时⁽¹⁵⁹⁾，始加元服。兄弟具来，孝友时格⁽¹⁶⁰⁾，永乃保之。”再醑曰：“旨酒既滑⁽¹⁶¹⁾，嘉荐伊脯⁽¹⁶²⁾。乃申尔服，礼仪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¹⁶³⁾。”三醑曰：“旨酒令芳，笱豆有楚⁽¹⁶⁴⁾，咸加尔服，肴升折俎，承天之庆，受福无疆。”字辞曰：“礼仪既备，令月吉日，昭告尔字⁽¹⁶⁵⁾。爰字孔嘉⁽¹⁶⁶⁾，髦士攸宜⁽¹⁶⁷⁾。